

晉綏解放區鳥瞰



欣穆

書作



版出社版出育教化文梁呂

瞰鳥區放解綏晉

欣 穆

版出社版出育教化文梁呂

月四年五十三國民

晉綏解放區鳥瞰

定價：八百六十元

作者 穆欣

出版 呂梁文化教育出版社

山西、興縣

發行 新華書店晉綏分店

山西、興縣

印刷者 呂梁印刷廠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出版



劉 榮 力

像 員 令 司 賀



劉言少

像任主權

自序

晉綏邊區是敵後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解放區之一，爲華北、華中、華南各解放區與陝甘寧邊區陸路交通之唯一的咽喉孔道。八年來，邊區軍民對於全民族抗日戰爭，以至對全世界反法西斯作了重要的貢獻，從戰前與建設中取得許多極可貴的經驗。可惜，因爲敵寇和反動派的重重封鎖，使我們的新聞報導受到嚴重的限制；加以邊區工作風趨於樸素踏實，一般幹部都是埋頭苦幹，作了不講；致使邊區軍民八年來對國家的豐功偉績不爲外界所知，許多極其寶貴的抗戰建國經驗未曾傳播出去，無數可歌可泣驚天動地的英勇事蹟淹沒無聞。對於抗戰宣傳來說，這實在不能不說是一種大缺陷和大損失，而我們新聞工作者首先不能卸其責。

停戰令下，和平民主的初基奠定，素來就爲全國人士和世界盟邦關懷的中國解放區，已經引起舉世更大的注目和更高的興趣。許多流落他鄉的人民嚮往着解放了的故鄉，許多熱情前進的青年想知道在解放區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發生了些什麼事。

情：這不論是從大後方朋友的信函中，或看大後方書報上報導的風向，以及跟來到解放區觀光者的交談中，都能感到這一點。解放區，這是千百萬優秀的中國人民在英勇奮戰中偉大的創造，這是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的雛形，這也是全國人民和世界人士心神所繫的民主樂園。解放區的出現將要而且已經在大大影響着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經濟生活。全國人民欲聞解放區艱辛締造的過程，大家對解放區軍民史詩式的戰鬥生活感到強烈的興趣，這是屬於很自然的心情。

在這種情形下，晉綏邊區文委爲了滿足國人的此種要求，特於四月初組織了幾個文化工作的同志，着手撰寫關於晉綏邊區八年抗戰較有系統的報導。參加者有啓霖、樊希驊、梁膺庸、方正之諸同志和我五個人，我們由四月六日起開始工作，擬定一個提綱，預備集體來寫，每人分擔寫一部份。但因當時計劃卷帙太大，短期不易脫稿，而讀者的需求則是急迫的，旋乃將原計劃暫時擱置，擬待將來續成；改由我先寫出這一個簡略的小冊應急。寫作時承以上各同志幫助擬定寫作提綱，復蒙分頭蒐集材料並將已脫稿的部份借供使用，使我能在短短一週間脫稿，此地特表衷心謝忱。本書在收集材料時，曾拜訪邊區黨政軍民各機關，均承供給材料；寫時並參看了許多邊區的文件書報；稿成又勞幾位同志在百忙中幫助核對校正，謹此一併致謝。

着手寫作之前，原想在這短短的小冊中勾出一個晉綏邊區的輪廓。但是稿件

倉促草成，自己重看一遍原稿，與原定的計劃相差甚遠，不禁十分羞愧。自二十九年一起，我在晉綏邊區整整住了六年，目睹過晉綏邊區的艱險的締造過程；但是人民的鬥爭是那樣的豐盈，我自己的觀察却如此偏狹，因而也祇能拿出這樣寒儉的貨色。不過在使用材料時，對所引用人名、地名、時間、統計數字等及全部敘述，則力求其確實可靠，凡不甚完整者均於引用時或略去不用或加以說明。惟因成書匆促，不暇精研，謬誤自仍難免。倘祈讀者能隨時見教，俾使有機會再版時補正。

穆欣

三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夜

如果說陝甘寧邊區是中國解放區的首腦，就地區位置來看，那麼晉綏邊區就是中國解放區的咽喉，全區西憑黃河天險，東渡汾河扼同蒲、平綏鐵路，北越平綏迤邐蒙古草原，南括巍峨雄偉的呂梁山脈。前與晉察冀、晉冀魯豫兩解放區呼應，後與陝甘寧邊區隔河相依；威脅着華北敵人的側背，屏障陝甘寧和整個大西北。它是大西北到華北的走廊，特別是自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晉西事變（即第一次反共高潮）後，成爲華北華中各解放區與陝甘寧邊區聯系的唯一孔道。

全境縱長二千里，橫廣五百里，包括着山西同蒲路以西的大部，綏遠黃河以東的全部；是一片崇峻起伏的高原地帶，境內都是綿亙不斷的山脈，到處可見層巒疊立的峰巒，其中有呂梁山、管涔山、洪濤山、雲中山、大青山等；萬山叢中流瀉着黃河、汾河、綏遠大黑河等河流；河山交錯，雄險無比，敵人的機械化部隊及重武器均無法

施用，形成爲抗日游擊根據地的天然條件。

但是晉綏邊區的締造却是備歷艱苦，因爲全區素稱貧瘠物產不豐，人民生活窮苦，文化教育落後。過去河曲等地人民中間流行一首歌謠：「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賣風流。」農產以小米、蕎麥、山藥蛋、黑豆爲大宗，豐年可以自給；然而由於敵寇摧殘與連年天災，再加數十年來山西土皇帝封建專制統治盤剝，因使軍民衣食均感受過困難；地下雖有豐裕的礦藏，惜均未能開發，舊有土法開採的礦藏亦遭遇到戰爭的破壞；較爲富庶肥沃的平原地帶，亦均曾被敵偽盤據淪陷。直到民國二十九年新政權建立後，全區軍民逐年發展了大生產運動，解脫了飢困的窘境，且使老解放區人民獲得溫飽生活，欣欣然向着豐衣足食的目標邁進。

邊區人口五百二十二萬三千六百三十四人，大部爲漢人，綏遠居住有蒙古民族，並有回滿少數民族。八年以來，人民均已在戰爭的血火中錘鍊成鋼，把一個貧困落後的地區建設成一座自由繁榮的民主樂園。八年抗戰中，晉綏邊區人民作了可貴的貢獻，嚴重的創傷並控制了平綏、同蒲兩條晉綏敵僞的大動脈，並把太原、大同、歸綏、包頭等戰略要地置於我軍威脅下。邊區軍民支付了沉重的代價，五萬零三百二十七位八路軍戰士、和十一萬三千八百餘名（缺綏遠的數字）老百姓的鮮血，灑遍了晉綏邊區的每一寸土地，是他們的肉體阻擋住了敵人的無數次進攻，是他們的血水滋育了民主自由的園地。

目前邊區的最高行政領導機構是晉綏邊區行政公署（它是山邊區臨時參議會民主選舉產生的），共轄十二個行政區；其中綏遠省的三個行政區歸綏蒙政府領導，綏蒙政府直轄於邊區行署。軍事區劃與行政區劃一致，總的領導機關是晉綏軍區司令部，下置綏蒙、雁門、呂梁等三個軍區，分轄十二個軍分區。現在共有五十個縣，計爲晉西的興縣、嵐縣、神府（原屬陝甘寧，現爲代管）、保德、河曲、五寨、岢嵐、神池、偏關、平魯、朔縣、左雲、右玉、懷仁、大同、山朔、寧武、靜寧、忻縣、崞縣、中陽、石樓、臨縣、離石、方山、靜樂、孝義、靈石、汾陽、平介、文水、交城、太原、清源、徐溝、陽曲、洪趙、汾西、大寧、永和、臨縣等四十一縣；及綏遠的和林、清水河、涼城、歸綏、武川、陶林、興和、集寧、豐鎮等九縣。

現在邊區的領導者，都是戰爭以來便和邊區人民一齊戰鬥過來的。邊區的創始人之一林楓同志是臨參會（正式參議會已選出，還沒來得及召開）的議長，副議長是晉西北香神劉少白先生和山西犧盟會領導人之一的牛蔭冠同志。國民黨元老範亭先生二十九年以來就被選爲行署主任，他的助手武新宇副主任在戰前是名教授。綏蒙主席是蒙古人民的領袖烏蘭夫（雲澤），大青山解放區創造者楊植霖任副主席。馳騁華北、名震中外的賀龍將軍是晉綏軍區司令員，政治委員李井泉將軍，副司令員韓範亭、周士柳將軍等是他的助手；綏蒙、雁北、呂梁三軍區的司令員是姚喆、許光達、張宗遜諸將軍。

晉綏邊區的締造是從民國二十六年秋開始的，抗戰爆發不到三個月，由於李服膺不戰而逃，致使大同失陷，歸北淪入敵手，並被敵人踏進長城，突破雁門關。晉北守軍和官吏蠶擁南退，敵騎長驅直入，連陷代縣、崞縣、寧武，罪惡的魔掌伸到原平、忻口一帶，情況緊急，人心浮動。人們將永遠忘不掉那些悲痛而緊張的日子，民族的血淚交織成牢固的記憶：道路上蜂湧地塞滿難民的行列，腐敗的軍隊從自己的防地上棄甲潰散，離鄉背井的人民被炸死在「求生」的道路上，無助的婦孺被溺斃在混濁的黃河裏。「戰爭」的魔手撕裂了安逸的生活，日本侵略者的進攻造成憤懣而悲慘的景象。

這時候，只有八路軍向敵人的背後進軍，一二〇師在賀龍將軍率領下趕來晉西北，賀龍將軍的部隊拯救了面臨危難的人民，一二〇師拖住了敵人的牛尾巴。在敵人的側背進行數十次的戰鬥，連克寧武、神池等縣城，並派宋時輪將軍率一個支隊深入雁北，收復了平魯、右玉，摧毀了偽政權，開展了雁北地區的游擊戰爭，宋支隊的輕騎馳騁到蒙古草原。主力則配合正面友軍防守忻口。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一二〇師曾

在雁門關伏擊敵人汽車五百餘輛，佔領雁門關及崞縣附近的南北大常、王董堡，切斷敵人後方交通，逼得敵人用飛機運送彈藥給養，以豆子充飢，給防守忻口的友軍以很大的幫助，完成了配合忻口戰役的光荣任務。

太原失守後，我軍堅持在太原附近展開了游擊戰爭，這時候的一二〇師不但每天要和敵人作戰，而且還幫助友軍收容散兵，設法將人槍送回原部，友軍軍長傅作義等也因我軍的奮勇配合，始得安全撤退。本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立場，一切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出發，和友黨、友軍、政權和羣衆友好的團結；和友軍同生死，共患難，如在偏關掩護騎二軍渡河，在崞縣宋家寨以重大犧牲解救友軍被圍部隊，在乃河堡配合三十五軍作戰，在戰場所流的血交融成一片。當時曾屢應友軍之請，派遣大批幹部協助友軍工作。同時從各個部隊中抽調了大批幹部，組織了數十個工作團，分散到敵佔區和接敵區去進行戰爭的動員和羣衆組織工作。

和一二〇師並肩戰鬥的有新軍工人武裝自衛隊、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第四縱隊，及動委會的幾個支隊。當晉綏軍丟棄人民潰退時，中國共產黨的地方黨委號召每個黨員都要學會打游擊戰，提出「誓死不過黃河」的口號，在地方上組織了羣衆，並開拓了游擊戰爭；不久山西戰地動員委員會和犧牲救國同盟會，也來晉西北從事組織民衆工作；挽回了失敗情緒，激起了廣大人民抗日的浪潮。人民見一二〇師、新軍英勇作戰，自動大批參軍。動委會和犧盟會動員了二萬八千一百八十個新戰士，大部都分配

給晉綏軍的騎一軍、三十五軍、十九軍、騎二軍等，此種鐵一般的事實，就是連以後站在了反共反人民方面的將軍們自己也無法否認。

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各軍奉令反攻太原時，一二〇師担任截斷同蒲路北段交通的任務，在十九天的激戰中佔領平社、高村、原平等車站，破壞鐵路五十里，橋樑十九座，使敵人一個多月不能通車。正當前方節節勝利，大同敵後宮師團萬餘，乘機進陷寧武、神池、五寨、岢嵐、偏關、河曲、保德等七縣，我軍聞訊星夜趕回，冒着瀾天的飛雪，星履冰凌封凍的山岩，穿着草鞋，兩天強行軍走了三百里，血戰二十多天，把敵人打退，連克寧武等七城，粉碎了日寇第一次大進攻；這次一二〇師傷亡了二千六百餘指戰員，但卻保衛了百十萬人民的生命財產，使晉西北轉危爲安，奠定了晉綏抗日根據地的初步基礎。五六月間，三十五軍反攻綏遠，一二〇師派兵配合作戰。後三十五軍敗退，敵蹄逼踏綏東，日寇曾大肆吹牛，說「中國軍隊不能再到綏遠」，「誰到綏遠就消滅誰」，但就在九月間，李井泉將軍率一二〇師綏蒙游擊支隊迎着深秋的寒風馳向大青山，同去的有動委會晉察綏邊區工委會武新宇同志（現行署副主任），及該會游擊第四支隊（著名的成成中學師生游擊隊）。他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積極主動的打擊敵人，連克陶林城、烏蘭花，創造了綏中、綏西、綏南以及察哈爾的游擊戰爭，粉碎敵大小近百次的殘酷「進攻」與「掃蕩」，一直堅持到抗戰勝利。但在這時隨着全國的反共高潮，山西政局逆轉，以趙承綏爲首的舊軍舊政權，提

出「餓死八路軍、拖死八路軍」的荒謬口號。一二〇師主力奉朱彭總司令命令東進，協同呂正操部保衛冀中大平原，苦戰年餘，來回經過了十九道敵人封鎖線，與晉察冀部隊配合，粉碎了敵人五次大「掃蕩」，進行了二百多次的戰鬥（其中較大的如齊會三天三夜的戰鬥，消滅了敵人一千多，陳莊六天五夜的戰鬥，消滅敵人千餘；黃土嶺三天兩夜的戰鬥，打死敵阿部中將。而留在晉綏邊區的三五八旅、警六團、雁北支隊等，雖屢爲反動派以飢困相逼，仍協同友軍保衛晉西北。二十八年三月，粉碎了敵寇「掃蕩」，收復嵐縣。其中較大的戰鬥，有交城邢家莊、嵐縣明家莊等戰鬥。

投降派反動份子對人民力量進迫是有進無已的，二十八年六月二戰區秋林會議後，動委會被迫解散了，動委會是繆範亭將軍等領導下的統一戰綫的羣衆組織，由政府、鐵盟會、公道團及其他民衆抗日團體和軍隊共同派代表組織的，曾在晉西北二十九縣開展羣衆工作；他們曾動員數萬新戰士給晉綏軍補充，如今却被這些忘恩負義的傢伙所解散。此後即更加逆流橫行起來，爲山西當局所成立的所謂「敵工團」、「突擊隊」、「精建會」等反共特務組織，便派到各縣去盡情摧殘抗日進步勢力。到處突擊捕人殺人，就作者所知有五寨尙家寨扣押工作幹部張秉樞等二人，河曲頑固份子細鄉寺壩村鐵盟秘書張玉貴等多人，暗殺事件，迭出不窮。最後竟進而公開下令取消羣衆團體，時十一區專員楊集賢下令「財政緊縮」、「民衆團體一律於九月十六日起裁

撤」，停發經費；靜樂縣政府則更與令封閉二十七年就已成立的農、工、青、紅、羣衆團體，並下令說：「查本縣農工青婦各救國會前經改組，負責有人；」「權聽民意，成立了偽選的羣衆團體。致使三千餘羣衆工作幹部隆冬穿不上棉衣，依人民及新軍官兵的募捐解決了冬衣。」

當時晉西北的進步縣長，如文水顧永田，忻縣馬孔智等，卻被撤換，而代之以敵對人民的投降派。其中有第八區專員薛文教、大同縣長李譜、嵐縣縣長王明性、及懷仁、徐溝、太谷等反動縣長，不久便都先後親率部隊投降了敵人，這些人是否也是奉命投敵，至今尚在謎中。

反動份子的刀鋒也向着新軍，利用暗殺、瓦解、叛變來消滅人民的軍隊。十月十七日閻系特務劉守仁、戎占峰等暗殺了新編十八團一營五連連長朱清元，不久四縱隊三十四團營長支長祿扣押指導員，五連連長萬春祥毒打指導員孫海山，血案屢生，直到策動暫一師四十四團長章聘之，四縱隊卅三團團長魯應祿等率部叛變。最後竟發展到四縱隊旅長盧憲高與劉武銘等內奸，約定於雙十二晚間拉走隊伍，殺死全體政工人員之重大陰謀的破獲，投降派重重陰謀的威脅，籠罩了當時整個晉西北的抗戰陣營。

晉西北新軍等進步勢力，始終以國家民族爲重，尙希望反動派能念大敵當前，自覺改悔，如贖聘之事件發生時，暫一師師長賴範亭將軍曾痛心的說：「我們聲明：革命的人是無成見的，只要大家光明磊落，和衷共濟，清誠團結抗戰到底，我們叫你爺

說也可以，但是請勿繼續搗鬼！」其後又說：「我們太客氣了，明知秋林會議以後，頑固份子活動，突擊團要突擊我們，精建會要精建我們，敵工團要敵工我們，但我們總以為司令長官派來的，你們來吧！趙承綬破壞暫一師，破壞四縱隊，曾用了各種各樣的卑鄙手段，但我們始終爲了團結，爲了統一戰線，沒有用過任何辦法來對付他們！」新軍及進步力量這種光明磊落的態度，真可算仁至義盡了。怎奈反動份子都是些嗜殺成性的野獸，都是人民的公敵。齊反動派王靖國、陳長捷勾敵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大舉進攻韓鈞將軍所部決死二縱隊後，趙承綬亦假十二月十六日與縣召開各軍將領開會之際，調動隊伍擅離防區，包圍四縱隊，妄圖包圍新軍，一鼓聚殲，發動了血腥的晉西事變。新軍忍無可忍，便實行武裝自衛，新軍聯合成立抗日擁護討逆總指揮部，公推韓亭、雷任民分任正副總指揮。反動派在事先就與敵秘密相往還，十九軍師長蔡雄飛竟公開投敵；在晉西事變前更與敵訂叛國密約，求敵配合聚殲新軍。四縱隊內奸盧憲高陰謀叛變被破獲時，搜出了敵人頒發的偽「中國抗日忠勇先鋒第二軍」長關防一枚與「中國抗日忠勇先鋒軍第五師司令部」鈐記一個；事變不久，騎一軍師長趙瑞、楊誠、段炳昌亦均「奉令」率部投敵，到太原被敵委任爲偽「山西剿共軍」的師長（如今，趙、楊諸逆又一「歸還建制」，變成閻錫山山西省防軍的師長了）。他們陰謀把兩年多的抗戰出賣了，妄圖把晉西北的抗日軍民納入血海！

投降派的奸計未遂，新軍在自衛戰中獲得勝利，最後把以趙承綬爲首的投降派趕